

【班组现场】

竞聘班长

本报记者 彭 冰
本报通讯员 韩春雨

“你为什么想当班长?”
“因为可以多挣点钱。”
“我觉得现在的班组管理有点死板。”
新春刚过,在吉林石化联力公司制剂车间,一场班长竞聘会如期开展。
这个车间的员工大部分是劳务工,参加竞聘的5名员工也全都是劳务工。
去年底,一名班长因身体原因提出“退出班长岗位”的要求。按照惯例,新班长一般由现任班长推荐,推荐对象主要是班组内责任心强、技术较为全面的员工,再由车间研究任命。但这一次,车间决定采用竞聘方式,这样既可以了解员工对班组管理的想法,还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,从而更好地发挥“班长”这个兵头将尾的作用。
5名竞聘者依次走进考场,面对车间领导班组成员,他们首先介绍各自工作经历,然后回答一系列问题:你自身有何优缺点?为什么想当班长?如果当上班长会怎么做?如何对待班组内“调皮捣蛋、思想活跃”的员工?对车间安全生产有何建议?认为车间还有哪些安全隐患?

“我来车间3年,之前在碳素厂工作了17年。”段喜军说,“我的优点是细心,缺点是有点懒惰。如果当上班长,我想先从班组管理抓起,还要与员工打成一片……”

“我来车间不到1年,主要上白班,以前在外面打过工,干过多个工种。我的优点是喜欢学习。参加竞聘,我就是想提升一下自身能力,也想好好干,多挣点钱。对于班里思想活跃的员工,我觉得平日要多与他们沟通,了解他的想法,先跟他交朋友。”孙文龙说。

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,制剂车间第一场竞聘会结束了。

“段喜军有过班长工作经历,语言表达顺畅,班组管理理念与车间较为统一。”孙文龙在车间工作时间短,平日上白班,对倒班岗位不太熟悉,但在班组管理中有一定想法又年轻,可作为后备人选。”……最后,车间班子研究决定,聘任段喜军为凝聚二班班长,如果他能通过三个月的试用期考核,就可正式上任。

“钢轨医生”

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
本报通讯员 何乃敏

“呜……”万吨列车犹如一条乌黑的长龙呼啸而过,裹挟起阵阵寒风吹打着周围的一切。避车台上,一个黝黑的汉子用坚毅的目光盯着这一切,待列车驶过,他又前后瞭望了一下,发出口令。这是2月10日发生在迁曹铁路曹二线跨海特大桥上的一幕,这个汉子是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师、滦南母材工区工长唐春辉。

唐春辉的工种被形象地称为“钢轨医生”,就是利用手中的探伤仪为钢轨做“B超”,及时发现并处理钢轨内部的伤损。

曹二线跨海特大桥全长7.7公里,是迁曹线的重点地段。冬季凛冽的海风如刀割一般,给线桥设备作业造成了不小的困难。每次探伤作业到这里,唐春辉都要亲自带班。

今年已经是唐春辉在岗位上度过的第8个春节了。春运以来,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,探伤检查的要求比以往更加严格细致。作为一名探伤工长,唐春辉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,经过充分调查研究,他把自己管内的设备摸了一遍底,并对重点地段重新规划。

青工刘姚的探伤仪发出了异常报警。“工长,麻烦你看一下这个波形,我怀疑是焊缝的轨底缺陷。”刘姚汇报。“二营长,把我的意大利炮抬过来!”唐春辉看过探伤仪后说。“二营长”是唐春辉的徒弟刘勋,而“意大利炮”指的是老唐的“独门武器”——通用探伤仪。

多年来,唐春辉带出许多徒弟,都成了技术骨干。尽管他们早已独当一面,但只要师傅在场,就会不自觉地请他当“参谋”。

复查后,老唐排除了这个疑似伤损。“你们都过来,只有看准了波形成像图,才能准确判断钢轨的状态。”职工们都围拢过来,现场教学开始了。

唐春辉从事钢轨探伤工作已有17个年头,出色地完成了大修换轨焊连探伤、新型焊缝探伤检查等探伤新工艺的探索实验任务。

小站再苦,也要有人值守

玉门关外看到“爱情的样子”

本报记者 康 劲
本报通讯员 强 科

这里虽然叫柳沟,却看不到柳树,甚至连草都很稀少,除了砂砾就是碎石……

柳沟是玉门关外兰新铁道线上的一个五等小站,住西是敦煌,住东就是玉门关。戴凤殿说:“来这里两年了,白天满目都是黑戈壁,夜晚头顶群星闪烁,古诗上说‘春风不度玉门关’我是真信了……”

2014年从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,余华生分到了嘉峪关工务段,戴凤殿则分到了固原车务段。跨省1000多公里,戴凤殿说,那28个月的异地恋,感觉日子特别难熬。

2016年11月,戴凤殿义无反顾地调到

本报记者 于灵歌
本报通讯员 杨丹平

“我的爸爸朱国平从1991年参加工作起就在鹰厦铁路吉舟站工作了。小的时候我怪过他,为什么很少来学校接我,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家长会?我也替妈妈怪过他,哥哥患病长期需要照顾,为什么爸爸一个星期只有两天时间在家照顾我们?”

这是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第二中学高一学生朱艺林作文中的句子。2019年1月15日,52岁的吉舟站站长朱国平第一次参加女儿朱艺林的家长会。

朱艺林回忆,从小到大逢年过节,小伙伴们总有父母陪在身边,但他们家却时常少

了余华生所在的工区……

从此,在蜿蜒的道上,线路班长余华生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女生。每天两小时,他带着人在前面检查,她在身后做记录。

中午12时,柳沟的定时风随即刮起。黑色的煤灰,土黄色的沙尘,在凄厉的风声中肆意飞扬。狂风呼啸,说话的声音也变成了嘶吼,每报一组数据,余华生嘶声力竭。小戴紧跟在余华生的身后,眼睛已经被风沙迷得睁不开了,仍努力地听着,一笔一笔记在检查本上。“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清,就我

能听得准。”戴凤殿说。

作业结束,班组回到工区,余华生看着小戴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,赶紧打了盆热水,用热毛巾给小戴擦脸上的煤灰,边擦边心疼地说:“段上考虑到咱俩都在柳沟,照顾不到家里,让你去嘉峪关地区工作,你非要留下来,看这风把你脸吹的。”小戴依旧笑嘻嘻地说:“我走了谁来陪你啊……”

家在200公里外的嘉峪关市,每周可以回家一次。但对这对小夫妻来说,工区更像他们的家,“回家就像住旅馆”。

鹰厦线上有个坚守的身影

了爸爸,倒是他们娘仨跑到偏僻的吉舟站居

住。朱国平工作的吉舟站是鹰厦铁路线上的五等小站,没有旅客列车停靠,只办理列车通过和会让作业。小站距离顺昌县城有10余公里,站长朱国平上下班驾驶黄色通勤车,通过蜿蜒的乡间小道到达车站。

参加工作28年来,朱国平尽心尽力,从助理值班员逐步成长为车站值班员、副站长、站长。妻子林红英这样评价丈夫:“老朱

工作起来就是一根筋,即使家里有事,你让他申请早下一会班,多请一天假,他都不肯。如果事情没做好,人回来了,心还在车站。”

在小站当站长,光精通业务还不够,还要会“持家”,为职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车站日常仅有3人在站,为职工做饭便成了朱国平工作的一部分。又因为车站离村镇比较远,买菜难,他就带着大家开荒种地,自给自足。

28年的小站坚守,最令朱国平感到亏欠的就是家人,特别是妻子——顺昌站货运员

林红英。“本来是她依靠我的,结果这么多年都是她来支持我。”这是她最想对妻子说的心里话。

2018年10月1日,恰逢林红英休班,她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吉舟站。列车还未进站,朱国平便已在站台南端等候,像往常一样四口站合相聚的画面,上一次是这样。

刚见面,父子俩就开始了“训练”——立正、跨立、敬礼、礼毕,一套动作下来朱润华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林红英说:“虽然儿子患先

天性脑瘫,但是在铁路边长大,每当看到火车就会站得笔直,学着他爸爸有模有样地接车。”

28年,车站来来去去的职工有120余人之多,朱国平比别人有更多理由申请调离,但是这么多年下来,他悟出一个道理:“小站再苦,也总要有个人值守。”

有支持、理解他的家人站在身后,朱国平坚守小站的心更加坚定了:“看,车站已经实现了运输安全13199天,我觉得,值!”



江 杰

2月2日,腊月廿八中午,刚刚结束工作的西北油田采油三厂管理一区巡线工陈玉均,把袋子里的大米撒在毗邻TH10406CH井的一处水面上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,塔里木河蜿蜒流过,在戈壁留下众多的大小水泊。尽管这里地处偏僻,荒凉贫瘠,但一方水土养一方鸟,戈壁的鸟儿们在这里悠闲地繁衍生息。

管理一区有1000多公里的油气和水管线,陈玉均操控着“无人机”一天要巡线两次。每次巡完线,他就会赶往几个固定的投食点,放上自己前一天晚上煮好的食物。然后,坐下来撕开大馍,喝着开水,边吃边看着野鸭子们从四面八方飞来,闹哄哄地抢食。

野鸭子没有天鹅的高贵,没有白鹤的典雅,甚至都不如锦鸡的华丽,但陈玉均对它们情有独钟。他说,野鸭子能力有限,飞不远,

也飞不走,就像自己,干别的不行,只能在这戈壁上巡管线。

今年35岁的陈玉均,17岁从技校毕业那年就来到这大戈壁,原来是徒步巡线,这两年有了“无人机”,他被培养成“飞手”。

一年年的,青春在这戈壁上绽放,也在这戈壁上流走。有时候,在这沉寂的戈壁上,静得能听见心跳。胸膛里“砰砰砰”的声音,让人感到仿佛这世界只剩下了自己,有种被孤独紧紧攥住的感觉。这时候,头顶上的空气突然就有了震动,一两只,两三只,甚至有时候是一大群野鸭不期而至,在头上掠过或者盘旋。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有了伴。

10多年过去了,陈玉均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并喜欢这些野鸭,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给它们弄大米吃。他只记得刚毕业时跟着师傅巡线,早上一出来,师傅总赶到8-4计转站门前的湖边吃午饭。两个人边吃边看着湖中的野鸭,有的悠闲地拖着宽宽的波纹在水中游弋,有的扎猛子下去觅食,偶尔还有一两只飞过头顶。

师傅说,咱巡线工这活儿苦,在这戈壁上,连个人影也见不着,也只有这野鸭子肯陪你,你什么时候来,它们什么时候在。

无论高兴还是烦恼,师傅都喜欢到水洼子附近来看看那些野鸭。师傅退休的时候,还向经理提了个要求,说自己干了一辈子,想用厂里的车再跑一遍巡线的路。他知道,师

戈壁巡线,野鸭做伴

傅是想和那些陪伴过他的野鸭们告别。

去年暑假,陈玉均带着爱人和孩子到乌鲁木齐去看师傅。这两年深受关节炎折磨,师傅老得厉害,已经找不到当年在戈壁上健步如飞的样子了。师傅说,想回戈壁看看,可是腿不行了,在这闹市,自己就像陷进泥沼里的野鸭子。陈玉均把手机里拍到的野鸭给师傅看,师傅的眸子一下亮了。

陈玉均告诉师傅,现在巡线用上了无人机,不再徒步了。师傅高兴地说,你们这代人干石油真是有福,随后又嘱咐他,小心,别把野鸭子给撞上了。

无人机拍下了满湖几百只野鸭,陈玉均在除夕晚上给师傅拜年时把照片发了过去。

“让大家踏踏实实留下来”

他们提供“一张暖心的火车票”。员工的直系亲属来单位过年,往返路费按高铁动车二等座金额报销,最多可报销4名亲属的路费。他们还为大家安排为期10天的食宿,并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。

这个春节,共有50多名职工家属来项目部过年。23岁的李晓鹏迎来了父母。在公司的组织下,一家三口看了场电影。“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和父母一起看电影。那是个喜剧,他俩一直乐个不停。”李晓鹏说,父母这次来,深入了解了自己的工作环境,更放心了。

39岁的自建型作业队队长吴永斌迎来了妻子和一双儿女。朝夕相处近半辈子,既感受到了小家庭团聚的温馨,也体验到项目部大家庭的热闹,临走时孩子们依依不舍,哭着不想走。

“于我们这行长年在外,对家的感觉模糊了,更熟悉的是项目部。”吴永斌最难忘的,是去年有一天儿子在电话里问他:爸爸,还有多

少天你能回来?一个月。儿子当了真,在一张纸上画了30个格子,每过一天,划掉一格,可格子划完了,爸爸还没回家。又过了10天,爸爸终于忙完工作回去了。当他看到儿子画的格子,这个汉子流泪了。

夏建勇告诉记者,原来项目部都是以管理为主,干活主要靠外协队伍。“外协人员往往腊月十五就想回家,正月十五以后才返工。遇到需要抢工时,缺人就成了大难题。”他介绍,2017年项目上自建了30多人的作业队,除了吴永斌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师傅,大部分都是新招的年轻人。“不仅让新人有了扎扎实实动手的机会,也确保重要工序和环节都由自己核心员工操刀,保质保工期。”

这个春节,夏建勇的妻子和11个月大的女儿也来了。不过,项目上只休息除夕和年初一这两天,所以,他们基本上也只有到晚上才能相聚。夏建勇算算,自女儿出生以来,父女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半个月。在一

起生活,他才了解妻子带孩子的不易。“一晚上就要起来好几回,要照顾孩子吃喝拉撒。比起我们,在家里带孩子可能更累!”

26岁的苏华超刚从老家新疆喀什过完年回来。一年没回家了,这个春节他回去了10天。“回趟家不容易,等于是从咱们祖国的最东边到最西边,先要坐飞机到乌鲁木齐,再转机到喀什,然后再坐3个小时的车到里里,光是路上就要两天时间。”千里之外,身体欠佳的母亲是他最大的牵挂,“我家在一个小县城,只有小诊所,生了大病要坐车到市里去看,很不方便。我想尽快在福州买个房,早点把父母接过来,好好给我妈治病。”

“在项目部附近买房就不错啊,虽然距离市区较远,但等我们建的地铁开通了,将来出行还是挺方便的。”福建分公司经理王博说,“我们公司在各大会城市建立分公司,就是希望以此为根据地一边拓展业务,一边让更多员工有机会安家,真正踏踏实实留下来。”

